**馆藏：奥拉维尔·埃利亚松、黄永砅、安德里亚斯 · 穆埃、托尼·奥斯勒、塔提亚娜·图薇**

艺术家：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黄永砅

安德里亚斯 · 穆埃

托尼·奥斯勒

塔提亚娜·图薇

展期：2022年9月30日-2023年2月26日

主办：红砖美术馆

红砖美术馆于9月30日推出精选馆藏展，5位享誉国际的重量级艺术家，包括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黄永砅、安德里亚斯 · 穆埃（Andreas Mühe）、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塔提亚娜·图薇（Tatiana Trouvé），共计14件作品，涵盖装置、影像、新媒体等形式。

中国前卫艺术家黄永砅充满戏剧张力的《马戏团》继2014年在红砖首展后，再次与观众见面；塔提亚娜·图薇《指向无穷的750个点》使用视线挪移，在引力密度和多重畸变之中，数个浩繁复杂的世界被浓缩进一片小小的场域，观众只有调转视线的视觉诡计才能浸入其中；《明日共鸣器》体现了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早期艺术创作的思路，以光线描摹空间；美国著名多媒体与装置艺术家托尼·奥斯勒用他的投影装置艺术征服了观众，呈现出一种后人类身体的景象；此次还将展出德国当代摄影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的多件摄影作品，他的摄影具有戏剧性的美学特征，使用大画幅胶片相机，在创作手法上长于“用光来雕塑作品”。

此次馆藏展秉承红砖美术馆“收藏即传承、共享即教育”的价值取向，观照红砖对当代艺术历史与现状多维度的思考。

**黄永砅**

《马戏团》呈现了一个精心安排的，充满戏剧张力的场景：两只木质的活动关节巨手，一只悬置在空中，一只支离破碎，散落在地。十五只无头的野兽标本被安置在巨大的竹制笼子里。无头的动物们处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之中，颈上的切口用红色织物裹住，仿佛鲜血在涌出那一瞬间凝固。

在象征和隐喻的层面上对动物进行使用，在九十年代以来黄永砅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马戏团》中无头的动物与1993年《世界剧场》中的那些昆虫和爬行动物，无疑扮演了相同的角色，人类在此既是观众也是对象。艺术家认为：“这个马戏团不但是P.T.巴纳姆马戏团的继续，而且是个无兽头马戏团，或无头兽参观木手操控的悬丝傀儡戏，或无头兽代替人的位置，或无头兽成为人的化身。” 在《马戏团》的象征性结构里，无首的动物、猴子骨架、巨手，并不处在一个单向度的控制与被控制的链条之中。那关于信仰的隐喻，其自身不也正是人类意识形态机制的产物？

**塔提亚娜·图薇**

《指向无穷的750个点》由750条负重的铅线组成，所有与铅线连接的悬垂物皆指向不同的方向，似乎被多重磁场紧紧攫住。这几百条铅线似乎都指向我们脚下的地面，然而它们倾斜的轨迹很快便使人意识到了这是一次对引力定律的本质性破坏。为了更好的把握这指向“无穷”的750个点，或许需要我们倒转自己的视线，将天与地彼此对调。在这一颠倒的世界里，天空与地面等量齐观，而观众则只有通过倒转视线的视觉诡计才能浸入其中。

塔提亚娜·图薇在创作中多次使用这种视线挪移，此次是她最为彻底的一次尝试：随着180度的视觉旋转，这场迷失方向的表演几乎使人头晕目眩。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能够重新审辨我们究竟立足于何处。这些负重的铅线并没有要求我们前往宇宙的深处去寻找无穷的本源，就在此时此地，我们或许便能得到答案。换言之，无穷就在脚下，甚至就隐匿于悬垂的钟摆与地面分离的那几毫米的空间内，而这样的无限渺小即是马塞尔·杜尚所言的“虚薄”。

**托尼·奥斯勒**

托尼·奥斯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风格是将人脸影像投影到球体、玩偶及其他三维的表面上。他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展现了其对神秘学、科技史与心理学的长期研究。在展览中，奥斯勒创造了一组影像装置，其中包括一个怪诞的形象：眼睛眨动着，旋转着；嘴巴皱着，笑着，撅着，而明显缺失的鼻子突出了这些既奇怪又可爱的生物的整体怪异感。奥斯勒的作品经常直接指向观者和作品的关联，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使用新技术对人类和情感特征进行了模仿。这位一直与时代同行的艺术家，用腹语式的对白与影影绰绰、鬼魅效果十足的影像，创造了生动的超现实的想象空间，使观众目不转睛。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早在艺术生涯之初，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就喜欢创作具有实验性装置功能的艺术品，展览中的《明日共鸣器》这件作品就是该思路的体现。这件光学仪器的核心部件是一个斜边玻璃环。它原本属于一套菲涅尔透镜，其用途是在灯塔中集聚发散的光束，并以一个固定的角度投射出去，从而增加光的强度。这种将光当作可延展材料来对待的能力，在此作中被用来在墙上绘制素淡的彩色条纹。

**安德里亚斯 · 穆埃**

安德里亚斯·穆埃作品呈现了戏剧与再现的景观世界的美感。这些作品组织了关于艺术家祖国的叙事，检视了它的独特历史、东西德分治产生的影响以及重新统一的过程和现状。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穆埃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童，不过从那时起，德国的历史进入了他的生活。他对环境氛围的探索、与知名人物和当代历史的相遇全部以夸张的方式形象地呈现在作品当中，有力地唤醒了记忆。穆埃认为“谁掌控了图像，谁就掌控了现实”。穆埃的作品针对等级、权威和传统的概念指出了困惑之处并且提出了质疑，呈现出微妙而不安却合乎道德标准的肖像，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德国人”的肖像。